

冰子

PiaoMeiPiaoZai

我们漂泊在这里，每一天都要花钱，
每一天都很宝贵，我们消费不起，
我希望去找一份实在的工作，
哪怕从端盘子做清洁做起，
心里也感到踏实的。

漂 来 漂 仔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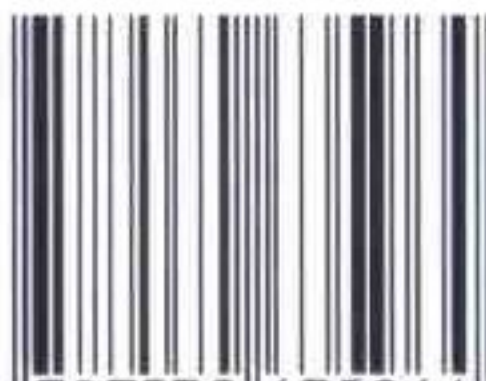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冰子 著

我们漂泊在这里，每一天都要花销，
每一天都很宝贵，我们浪费不起，
我希望去找一份实在的工作，
哪怕从端盘子做清洁做起，
心里也感到踏实的。
何况只要有能力，
你就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ISBN 7-5306-3596-4



9 787530 635964 >

ISBN7-5306-3596-4

I·3073 定价：14.80 元



漂
来
仔
漂
仔

冰 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妹, 漂仔/冰子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596-4

I. 漂…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24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j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j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62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4.80 元



* * * * *

一

咔嚓咔嚓地前进的列车和着新世纪的脚步驶向一座叫华城的南国城市。

新春伊始，南下打工的大军将火车挤得水泄不通。

欧阳雪、莲子、朵儿和何川在这列火车上。

欧阳雪的丈夫侯子洋去华城半年多了，这次就是他叫欧阳雪停薪留职出来闯世界的。

朵儿和何川是一对恋人，因为家里穷，两人都只读完初中。何川另学了几年武功，还学了驾驶，长得身强力壮，他想凭这也许能闯出一条路来。

朵儿可是第一次出远门，娇嫩的脸上因激动而不时涨得通红。

莲子因为离了婚而接受了妹妹的邀请到她那里去散心。她妹妹三年前就在华城有了一个家，前年她带着她丈夫回来认亲，她丈夫出手就给了岳父母一百万，馋煞方圆几百里的乡亲，虽然那个男人大了杏子二十多岁，但这丝毫也没有削弱乡亲们对这门亲事的羡慕。

可是后来杏子生孩子的时候家人去做客，才知道杏子原来是那个叫丁健的男人的情妇。家人虽然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是丁健在他们临走时出手大方的打送，使他们心中多少有

了平衡。

回来后,他们对外人守口如瓶,绝不透露杏子那个男人的情妇,但不知怎么,风声还是不胫而走,还是有些人开始了猜疑和议论。

不过莲子真希望和自己同来华城的这几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妹妹是给别人做情妇,好在一路上,他们谁都没有对这件事进行探究。

欧阳雪一路上几乎都侧过脸去看着玻璃窗外那不断向后掠去的景物,神情陷入了若有若无的沉思。那拥挤的车厢弥漫着一阵阵难闻的气味,让人感到窒息,也感到沉重。

在这种窒息和沉重中,窗外那快速向后掠去的景物似乎给人一种缓解。

欧阳雪就是这样静静地注视着窗外。

而何川、朵儿和莲子都不知不觉地在列车摇篮般的摇晃中,陷入了浑沌的瞌睡,分别进入了各自即将开始的南国梦。

风驰电掣的列车以最后的冲刺,张开前爪,饿虎扑食般一头扎进了华城火车站。

在华城火车站站台上,欧阳雪在人流中看到了又黑又瘦的子洋。

“子洋,你怎么这么瘦?”欧阳雪吃惊地看着迎上来的子洋。

“瘦才精呗,多余的肉都去掉了,为了适应南方的快节奏,因为胖子跑不动。”子洋笑着说。

他说得似乎很轻松,但欧阳雪从他脸上看到的却不仅仅是消瘦,更有一种落魄与沧桑。

子洋身上穿的,还是出门时穿的那套衣服,已经很旧了,脚



* * x *

上穿的还是那双皮鞋,不但磨得很旧了,鞋头儿还破了一层皮。

脚下是一尘不染的水泥地面,身边是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头顶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

子洋站在这一切当中,仿佛是一个弃儿。

欧阳雪看着看着,蓦然感觉到了子洋在这里的处境,可是子洋为什么说他在哪里很好呢?难道这一切不是真的吗?

“雪,他们……”子洋目光落在欧阳雪身后的几个人身上。其实他是认识他们的,只不过没有打过交道。

欧阳雪立即将他们介绍给子洋,子洋淡淡地点了点头。

莲子与大家告别,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到妹妹的别墅去。

子洋则领着欧阳雪、朵儿和何川坐公交车去他的住处——他外甥的门店。

坐在公交车上,一路上扑面而来的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而欧阳雪的目光,更是被楼房街道之外那大片的绿深深地吸引住了。街道边枝叶扶疏的碧树,触目可见的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坪——感觉好不恍惚,这究竟是都市,还是山庄或园林?说是都市,又有园林般大片的绿,说是园林,却又有这一座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很显然,这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园林城市。

因为这么多的绿,欧阳雪心里蓦然涌起了一种好特别好亲切的感觉。

从这大片大片的绿,便知春的使者已来到了这里。而家乡那片天地,却还是寒风飕飕。

再抬头看看天,天好蓝好蓝,蓝得沁人心脾,透心透肺。云好近好近,近得就像一顶顶洁白的帽子戴在楼房的头顶。

头上同是一个天,天下同是一片地,为什么这里的天却这么

蓝,这里的地却这么绿,这里的云却这么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将它抓进手心。

怎样的天时地利啊!这是谁的恩赐?天的恩赐?地的恩赐?还是人的恩赐?

因为这天时地利,才使四面八方的追梦者如潮涌来,可是如潮涌来的每一个追梦者,是不是在这可喜可叹的天时地利中,都能挥动自己的双手,摘到自己梦想中的月亮或者星星?

朵儿看着窗外那繁华的一切,嘴里忍不住啧啧直叹。并不时指点着叫何川看。

“真是乡巴佬进城。”何川笑着说。

朵儿立即不好意思地用手掩住了嘴。



二

子洋外甥的门店在沙坪,从火车站坐车半小时就到了。

店里住着七八个人,是给子洋外甥做工的。

子洋的外甥是一个搞装潢的老板,在家乡带了一些人手出来,听说他前几年赚了一些钱。

子洋说他外甥不住在这里,他外面有房子。

店里有几间小房,每间小房面积都很小,房子与房子之间就是那些起间隔作用的木板。

一进店门,子洋便打开其中一间房,叫朵儿他们住那里。

“不过也只能住一两个晚上,如果我的外甥来了,会不高兴的。”

子洋说完,也不看何川、朵儿的反应,就拿着欧阳雪的行李进了他那间房子,随即拿了毛巾和香皂,拥着欧阳雪去卫生间洗澡。

一进卫生间,子洋便打上反锁不打算出去了。

欧阳雪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她明白了他要做什么。

虽然已经是夫妻了,但是除了在床上做这夫妻之事,在其他任何地方欧阳雪都是无法适应的,更不要说是在厕所里。

然而,急不可待的子洋哪管那么多,双手齐下,像剥笋一样剥去了欧阳雪的几层衣服,手忙脚乱地扔在脚边的地板上,转眼

没有任何遮掩的欧阳雪便呈现在子洋面前。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洋，不要这样……”

可是子洋哪还听得进一个字，自己的衣服也顾不得脱去，没有任何伴奏地直达了目的地。

欧阳雪立即闭上了眼睛，紧咬着下唇，背贴着墙壁站立着的身子，承受着子洋一浪接一浪波涛汹涌的冲击。

说实在的，她没有快感，丝毫也没有久旱沐雨露的快感，尽管有半年多没有享受这样的男欢女爱了。

但此时以这样陌生的姿势，和这种没有任何爱抚的交媾，使欧阳雪突然产生一种犹如畜生的感觉。只有畜生才可以不需要任何情调地随意交媾，仅仅将对方当做性工具而已。

欧阳雪是个情感型的女人，她做什么都要带着情感色彩进行，包括做爱。

她宁愿享受一个轻轻的吻，或者一个轻轻的拥抱，或者静静地偎依在男人的胸前，贴住他的胸脯听他的心跳，都比这样直奔主题更能让她感受到爱意。

她也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象着她向往中的这种画面，她知道那需要一个万籁俱寂的环境，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她希望有一种东西牵引她进入那种境界。

在那种境界中，一双温柔的手揽她入怀，然后把温柔的吻印在她的额头，再山润清泉般向下，向下，滑到她的唇间，滑进她的身心深处。

那种循序渐进，那种自然而然，会让她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会让她忘了她在干什么，会让她只能感受到全身心的痛快淋漓和陶醉。



* * * * *

然而子洋这样,使她大脑很清醒,一种赤裸裸的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在一个狭窄的厕所里,被挤贴在墙壁上,被一个让她感到陌生而无限生硬的东西冲击着,仅此而已。

门外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脚步声,夹杂着嘈杂的说话声,再远一点是喧嚣的街道。

人声车声声声入耳。

在这样的情形下做爱。无爱可言。

是的,无爱可言。

渐渐地,欧阳雪的身子僵硬如一块礁石,漠然地面对着一阵阵浪潮的冲击。

如果说她还有一点思维的话,那就是子洋这种姿势是哪里学来的?从躺着到站着,从地下到空中,他是怎样想出这个绝招的?是不是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容身之地而不得不使做爱变躺着为站着,变容身为立足呢?

难道是这座城市逼得他随机应变,急中生智吗?

既然他具备如此的随机应变,那么是不是除此本能以外,也能随机应变其他的一切呢?

欧阳雪漠然地看着面前的墙壁,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三

这是处于清静地带的一幢造型别致的三层小别墅，别墅前是一圈不锈钢的栅栏，栅栏内是一片小草坪，草坪上还有几棵小树。旁边稀稀落落地住着几户当地人家。

杏子住的这栋别墅在这里有些显眼。

别墅旁边几户人家都知道这是哪个有钱的男人包养在这里的小情妇，还生了一个孩子。

因为从男人只是偶尔来这里住一两天人们便能推断出来。而且别墅里的小情妇从不出去工作，只是不时带着一位小保姆领着孩子出去游玩或购物。

今天杏子的姐姐莲子来了，杏子的男人丁健闻讯开着车子来了，他说要为姐姐的到来接风。他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

杏子在梳妆镜前盘着头发，将长长的头发高高地盘在后脑勺上，这样一看，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而且，她也尽量以一个成熟女人的标准来着装。

相比之下，剪着弯月形齐脖短发的莲子比妹妹年轻多了。

“杏子，人家女人都是尽量扮俏扮年轻，你为什么反而要让自己显老？”莲子在镜子旁边不解地问妹妹。

“姐，我又何尝不想让自己年轻呀？我才二十四岁哩，可是我越是年轻，人家越是鄙视我。”杏子叹口气道。



* * * * *

“为什么？”

“因为阿健大了我二十多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游玩、购物时，人家看我们年龄悬殊这么大，都知道不是夫妻关系，都知道我是他的情妇，或说是二奶了。所以，他们眼睛里总免不了鄙视与不屑。为了避免这一点，我想出了这个主意，尽量将自己扮老，让我和丁健减少年龄差距，显得像名正言顺的夫妻一样，这样人家就不会歧视我了。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三四十岁的人？”杏子一本正经地看着姐姐问。

“像，像，可是……”莲子本来想说这样你倒像我的姐姐了，可是她没有说出来。

阳台上有一只鸟笼，笼里养着两只金丝鸟，此时唧唧喳喳地叫得正欢。

“好快活的鸟啊，养在这么富有的人家里，能不快活吗？”莲子走到鸟笼前，用手指弹了弹鸟笼，说。

在饭桌上，坐在杏子和莲子中间的丁健不断地给这两姐妹夹菜，甚至夹给莲子的菜比夹给杏子的更多。

莲子在妹夫的这种殷勤中匆匆地吃完碗里的饭，便从保姆手上接过妹妹一岁多的宝宝来，逗着他玩儿。

“太太，这是你的宝宝吧，真可爱。”这时，来饭桌前清理碟子的服务小姐讨好地对莲子说，随即又看了丁健一眼说：“这一定是宝宝的爸爸，看，宝宝像你先生一样英俊，又像你一样秀美。”服务员笑着对莲子说完，然后转身走了。

莲子不由拿眼去看丁健，丁健立即接住了莲子的目光，像一张黑色的大网将一只小飞蛾网在了其中。

来埋单的是刚才那位将丁健和莲子当成了夫妇的小姐，丁

健将钱递给她时，另给她一张百元钞票说：“这是给你的小费。”

“谢谢！谢谢先生！祝你和你太太恩恩爱爱，宝宝越长越聪明！”服务小姐接过小费，乐不可支地看着丁健和莲子祝福道。

杏子眯着眼睛笑起来。

而丁健却立即用那种特别的眼神看了莲子一眼。这个男人虽然四十多岁了，但保养得很好，只是肚子大了一点，呈发福之态，其他没有丝毫衰老的迹象。这样更显出他的阔佬身份。

莲子在心里想，要是她跟了这种男人，一定不会像妹妹那样将自己扮老以显得年龄相称，而是愈发要扮俏来套住这样的男人。

车子回到别墅门口时，丁健对副驾驶位上的杏子说：“你姐姐千里迢迢来了，我应该给她买件什么礼物吧？这样，我带她去买套服装吧。你看怎么样？”

“当然好啦，既然你这么周到。”杏子立即赞成。

“我看不必花钱吧。”莲子声音虚虚地说。

“哎，钱挣来总是要花的嘛，你是杏子的姐姐，我总不能亏待你嘛，否则太对不起杏子了。杏子，你说呢？”丁健把微笑的脸转向杏子。

“是嘛，姐姐就不用客气了，我们去吧。”杏子说。

“杏子，我看你就不用去了，带着宝宝挺累的，你就进房休息吧，别累坏了身子，否则你姐也会责怪我对你关心不够的，莲子，你说对不对？”丁健把脸转向后座的莲子。

本来很赞成的杏子，此时突然用有些特别的眼神看了丁健一眼，犹豫着。



但在丁健的目光催促下，还是和保姆一起下了车。

丁健发动车子，一溜烟而去。跑出了别墅的视线后，突然把车停了下来。

“什么事？”莲子问。

“让你换个位子，坐到你妹妹坐的位置来。”丁健微微一笑。

莲子从后座下来，绕过车头坐到了妹妹刚才坐的位置。

看着坐到副驾驶位子的莲子，丁健意味深长地说：“这样是不是更好？”

莲子看着他，有些明白了他的含意，嫣然一笑。

突然，手机响了，是杏子打来的。她钥匙忘了拿出来，让丁健赶快送钥匙回去。

“半路杀出程咬金，真扫兴！再找个时间给你买吧。”丁健关掉手机后，掉头往回开。

四

朵儿和何川住了一个晚上后,子洋便说带他们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他说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季节打工的大潮来到了这座城市,必须抓紧时间抢机遇。

第二天一大早,几个人来到人才大市场,只见大厅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似有万人逐鹿之势。一个个招工的电子屏幕前,挤满了咨询和求职的人,而且大多是年轻人。

看这情形,欧阳雪和朵儿都开始感到紧张。

因为求职的人越多,对他们的威胁就越大。粥少僧多,成了眼前的现实。

挨个儿浏览屏幕上的招工条件时,欧阳雪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差不多每一个电子屏幕上的招工对象都要求是大学本科,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还要懂电脑和英语。

“这不是你们看的,去看看其他的。”子洋对满脸焦虑的朵儿、何川说,然后带头往人群里钻。

终于,子洋停在一个电子屏幕前。只见上面的招工对象是酒店服务员,要求是容貌姣好,年龄18岁至20岁,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

“我看朵儿符合条件,也读了初中,去试试吧。”子洋目光在朵儿和何川脸上游移着说。



* * * * *

“我想能不能找个工厂？酒店……”

“你没看到那工厂都要招熟练工吗？生手他们不要。”子洋截住何川指着对面一个电子屏幕说。

朵儿和何川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别东不成西不就了，能在华城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就算不错了！有本事当然可以再找机会换好工作。有许多大学生都要进酒店做服务员哩。再说，我外甥那里不能让你们长住的，他若是来了你们就得走人，所以现在赶紧找个工作安顿下来才是。”子洋摆出利害来。

朵儿和何川四目相交。他们心里明白，子洋是对他们下逐客令了。

“朵儿，你别担心，也许事态没有那么严重的。我们还是继续往前找吧，希望最后能找到你喜欢的工作。”欧阳雪赶紧安慰朵儿。

可朵儿只是笑笑，向酒店的招聘人员递交手里的简历资料去了。

招聘人员让朵儿填上联系电话后，便说有消息会通知的。

这时，欧阳雪觉得身上发热，像出汗了。

大厅里太拥挤了。现在是新春伊始，正是人流外出务工的高潮。仅从这拥挤不堪的求职场面看，就可感觉到面对的竞争压力和潜在威胁。

不由自主地，欧阳雪在替自己捏起汗来。虽然她的各方面条件比起朵儿、何川来好像强一些，但面对华城这么多求职的对手，她敢说有条件临危不惧吗？

恐怕没有这份狂妄。